

T H E
B R I E F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D E A D

死者
简史

K E V I N
B R O C K M E I E R

凯文·布罗克迈耶一著 艾黎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 H E
B R I E F
H I S T O R Y
O F
T H E
D E A D



死

简史

K E V I N
B R O C K M E I E R

凯文·布罗克迈耶—著 艾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者简史/(美)布罗克迈耶(Brockmeier, K.)著;

艾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3

书名原文: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Dead

ISBN 978-7-5327-6804-2

I. ①死… II. ①布… ②艾…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1793号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DEAD by KEVIN BROCKMEIER

Copyright © 2006 by Kevin Brockmei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NOW, CARLSON & LERN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字: 09-2008-321号

死者简史	Kevin Brockmeier	出版统筹 赵武平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Dead	凯文·布罗克迈耶 著	责任编辑 陈姝 梅愚童
	艾黎 译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34,000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804-2/I·4115

定价: 3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35

谨献给我的父亲

不少非洲族群将人分成三类：尚活在世上的、萨沙和扎曼尼。刚刚离世而在世的时间和仍在世上的人有重合的是萨沙，即死而未亡之人。他们并没有完全死去，因为他们仍活在生者的记忆中。生者会在心里念起他们，在艺术作品中绘制他们的肖像，在掌故趣闻中令他们栩栩如生。当最后一位认识祖先的人死去，那位祖先就不再是萨沙而是扎曼尼，即亡人。作为笼统的祖先，扎曼尼并非被忘却而是被供奉。很多祖先……能被记起名字。但是他们不是死而未亡之人。这其中有所差别。

——詹姆斯·罗文《老师告诉我的谎言》

目 录

一 死而未亡之城	1
二 临时营房	16
三 偶遇	31
四 冰上行	48
五 回家	64
六 考察站	81
七 教长	98
八 病毒	115
九 数字	132
一〇 冰隙	149
一一 变化	166
一二 鸟群	181
一三 心跳	197
一四 小雪球	213
一五 穿渡	225
致谢	241

一

死而未亡之城

盲人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他声称自己穿越了一片活沙的沙漠。先是他死了，他说，然后——啪！——一片沙漠。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给任何一个肯听的人，脑袋一伸一缩地追随着他们的脚步声。红色的沙砾从他的大胡子上洒落下来。他说沙漠空旷而孤寂，像蛇似的向他嘶嘶作响。他日复一日地行走着，直到沙丘在脚下断裂，从四周向他涌上来拍打着他的脸。接着，万物停顿，开始像颗心脏似的跳动起来，声音和他以前听到过的一样清晰。他说，只有到了那一刻，沙子如千千万万枚利箭击打着他的肌肤，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死了。

吉姆·辛格是碑区三明治店的老板，他说自己感觉到手指刺痛，接着就停止呼吸了。“是我的心脏，”他坚称，一边重重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在我自己的床上要了我的命。”他闭上了眼睛，当他再次睁开时，他坐在一辆火车上，游乐园里小孩子坐着绕圈的那类小火车。铁轨带着他穿过一片长满金棕色树木的密林，不过，那些树其实是长颈鹿，它们的长脖子像树枝一样伸向

天空。起了一阵风，剥落了它们背上的斑点。斑点在他四周飘落下来，跟在火车后面打转，然后坠落。过了好些时候他才明白，原来听到的跳动声并不是轮子沿着轨道发出的滚动声。

那个喜欢站在公园里的白杨树下的女孩说，她死在一片色彩犹如风干的樱桃的海洋中。好一阵子水托着她，她说，她仰躺着，转着毫无意义的圈，哼着自己记得的流行歌曲的副歌部分。不过随后响起一阵雷声，云层裂开，轴承滚珠开始砸落在她的四周，有数万个。她尽力吞咽了一些，她边说边摩挲着白杨树开裂的树干。不知道都是为什么。她像一只帆布包似的装满了轴承滚珠，慢慢地穿过一层又一层的海洋往下沉。鱼群掠过她的身旁，它们蓝色的、黄色的鳞片是水里唯一明亮的东西。在她的四周她听到了那个声音，那个人人都听到的声音，是一颗巨大的心脏有规律的搏动声。

人们讲述的穿渡的故事纷繁多样，正如亿万人各自的生命历程。和别的故事——他们讲的那些去世的故事——相比，这些故事要独特得多。毕竟一个人死的方式也就那么几种：要么是你的心脏要了你的命，要么是你的脑袋要了你的命，要么是某种新的疾病。但是穿渡生死，没有谁走的是同一条路。列弗·佩利说，他看到自己的原子像弹珠一样迸裂，滚动着穿过宇宙，又在空中自行聚合起来。李汉斌说，他在一只蚜虫的体内醒过来，在一只桃子的果肉里度过了一生。格拉谢拉·卡瓦佐斯只会说，她开始下雪，五个字。要是有人追着问细节，她便羞答答地笑笑。

没有两种说法是一样的。不过，总是有鼓点般的跳动声。

有些人坚持说这声音从未消失，要是你集中注意力，没有掉

转耳朵不去听，你可以听到城里所有一切的背后都隐约响着那种声音——刹车喇叭，饭店门上的门铃，人行道上各式各样的鞋子发出的踢踢踏踏声。人们成群结队来到公园里或是房顶上只是为了聆听那种声音。他们背对背，安静地坐着。怦——咚。怦——咚。怦——咚。像是想把一只小鸟留在视线里，而那只小鸟正飞向天空，渐渐地模糊，在空中淡成了一个黑点。

卢卡·西姆斯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星期就发现了一台旧油印机，决定用它来办份报纸。每天早上，他站在临河路咖啡店外，分发自己印制的小报。《西姆斯新闻与思索小报》——或按大家的叫法，《西姆斯小报》——某期专门讨论了这声音的事。卢卡采访的人中，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他们穿渡了之后仍然能够听到它，不过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没有什么比心跳声更接近这声音了。也许就是心跳声呢。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不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心跳，因为他们的心已经不再跳动了。穆罕默德·卡西姆老人深信这不是他真实的心跳声，而是他记忆中的心跳声。他那么久以来，一直听而不闻，因此还在他的耳际回响着。在河边卖手镯的妇女认为这是世界中心的心跳声。世界中心是那个明亮沸腾的地方，她一路坠落着穿越后才到达了那座城市。文章结语道：“本记者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一直认为我们听到的跳动声是那些尚活在世上的人的脉搏。活着的人心里珍藏着我们，犹如蚌内怀珠。我们存活着只是因为他们惦念着我们。”比喻并不恰当——卢卡明白这一点——因为珍珠存在的时间要比大蚌长得多。但是报界的头条规则是得赶时间。他早已放弃了精益求精。

每一天，城里都多了些人，不过，这座城市总能容得下他们。你正沿着一条熟悉多年的街道走，突然，你看到了又一幢楼房，又一个街区。卡森·麦考林是开一辆豪华黑色出租车在街上兜游的司机。他每个礼拜都得重新画一张地图。一天二十次，或是三十次，或是五十次，他会接到刚到城里的客人，得把客人送到自己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客人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他们来自人流滚滚的大城市，来自海洋中央的小岛。这就是生者在世做的最后一件事：死去。有位老迈的街头音乐家一到这座城市就开始在红砖区演奏，他的手风琴拉出缓慢忧伤的叹息。有位珠宝匠是个年轻人，他在梅普尔街和克里斯多弗街的街角开了家店铺，出售镶在银质挂件上的宝石。杰西卡·奥夫特的珠宝店在同一个街角，已经开了三十多年，但她对那年轻同行似乎并不怨恨，而且还每天早上给他送来一杯新煮的黑咖啡，一边在前屋和他一起喝，一边说些闲话。让她惊奇的是他有多年轻——近来那么多的死者有多年轻。很大一部分人还只是孩子，吵吵嚷嚷地聚在一起玩滑板或是飞快地跑过她的窗前去游乐场。有个脸颊上有草莓色印记的男孩喜欢骑在木马上摇啊摇。男孩假装它们是真的马，是那些农场里他梳理过、喂食过的马，它们在轰炸中被炸死了。另外一个男孩喜欢在滑梯上一次一次地快速滑下来，一边想着还活在世上的父母和两个哥哥，一边用力把脚跺进沙砾。他看着父母和哥哥从同一场疾病中恢复过来，而他却慢慢地被吞噬了。他不喜欢谈论这件事。

这是在战争期间，但没有谁能记得清是哪一场战争。

偶尔，某个刚刚完成穿渡的死者会错将这座城市当作天堂。这个误解从来不会持续太久。什么样的天堂会有垃圾车在清晨发出巨大的声响，人行道上粘着口香糖，河边飘着腐鱼的气息呢？同理，什么样的地狱会有面包房、四照花，还有令你后颈上的毫毛抖擞起来的湛蓝湛蓝的好天气呢？是的，这座城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当然它也不是人世。这样，说它是别的什么，就显得合情合理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说法：这座城市是生命自身的延伸。有点像是正宅外搭建的偏屋，他们留在那儿，只是因为他们存在于活人的记忆中。当最后一位真正认识他们的人去世时，他们就过渡到下一程，不管那一程是什么。城里大多居民过了六七十年离开了，的确是这样。尽管这一现象不能证实“这座城市是生命自身的延伸”的说法，但肯定是助长了这种说法。也有传闻，城里有待的时间长得多的男男女女，好几个世纪了甚至更久。但哪个时候、哪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传闻，谁知道该不该相信呢？

每个居民小区都有聚会点，人们凑到这儿来交换另一世界的新闻。碑区一带是在柱廊；库区一带是“一唯”酒馆；在暖房区中心的是紧邻着花房的安德烈·卡拉托佐夫的俄国茶室。卡拉托佐夫把俄式铜茶壶里泡好的茶倒进小小的瓷杯里，然后装在磨光的木制浅盘里端上。他的妻女比他早死了几个礼拜，死于从屋子的花园里挖出来的地雷。他从厨房的窗口目睹了这场事故。他妻子的铲子敲到了一块凹凸不平的金属，埋在地下有一个世纪了，锈烂不堪，直到炸开来时，他才意识到那东西是什么。两个礼拜后，他把剃刀搁到喉咙上的时候，是怀着希望的，能在天堂和家

人团聚了。当然，瞧，他的妻子和女儿正微笑着在茶室门口接客人脱下的外套。卡拉托佐夫一边看着她们，一边将柠檬切块，在一个茶碟上摆好。他是这屋子里最快乐的人了；他是任何一间屋子里最快乐的人了。这座城市未必是天堂，但对他来说，算得上是天堂了。从早到晚，他听着顾客讨论战争的最新消息。美国和中东又处于敌对状态，与中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荷兰也处于敌对状态。巴西正在开发另一种突变病毒，一种能够抵制最新抗毒素的病毒。也可能是意大利。也可能是印度尼西亚。流言满天飞，没法儿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不时有刚死了一两天的人碰巧走入某个信息交流中心——酒馆或是茶室，河边集市或是柱廊，成群的人会围着他，挤挤攘攘地想探询些信息。提的问题总是老一套：“你先前是住哪儿的？”“你知道中美洲的形势吗？”“他们说的那些关于冰盖的事是不是真的啊？”“我想知道我表兄的情况。他住在亚利桑那。他叫路易斯·齐格勒……”“非洲海岸那一带的局势怎么样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请告诉我们一些事吧。随便什么都可以啊。”

基兰·帕特尔夫半个世纪以来都在孟买的酒店区向游客兜售珠子。她说，去她那地方的游客越来越少了，不过这没什么要紧，因为她那地方可供游览的去处越来越少了。她年轻时候兜售的象牙珠子开始稀少，然后罕见起来，最终无法得到了。剩下的几头大象关在别国的动物园的笼子里。死前的那几年，她卖的“正宗象牙珠子”其实是韩国工厂里成千上万一批一批生产出来的乳白色的塑料。这也没什么要紧，因为在她小摊前驻足的游客

永远都察觉不出真假的差异。

十六岁的杰弗里·法伦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帕克福尔斯。他说战争还没从海岸往内陆蔓延，但是细菌已经蔓延开来了，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再‘活生生’了，或许，但依然是实例。”他自己纠正道。以前坏人是巴基斯坦人，后来是阿根廷人和土耳其人，再后来他就搞不清楚了。“要我告诉你什么？”他耸耸肩问道。“大多时候我只是想念我的女朋友。”她叫特蕾西·蒂普顿。她喜欢轻啮他的耳垂，前牙上尖尖的槽口令他整个身子像吉他的琴弦，绷紧了震动起来。杰弗里从来没在意过自己的耳垂，直到有一天，她的双唇含住了他的耳垂。现在他死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有特蕾西和他的耳垂。谁能猜得到呢？

那个连着几个小时在银座购物大厦里坐电梯上上下下的男人不肯说出名字。人们问他，临死前的那一段时间他记得什么，他只会拼命地点头，拍着手，说：“轰——”一边用指尖做着手势模仿纸屑洒落下来。

城中心有着高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亮闪闪的玻璃幕墙映着天上云朵间的每一个空隙。这样的建筑绵亘几百个街区，然后换作石块和砖木结构的房子。不过，变化是逐渐的，街上又那么热闹，你会走上几个小时才发现周围的建筑都变了样。人行道上，电影院、健身房、五金店、卡拉OK厅、篮球场和卖煎豆球的小店一家连着一家。还有图书馆和烟草店。还有内衣店和干洗店。此外城里还有几百座各宗教的礼拜堂——其实每个区都有上百座：佛塔、清真寺、小教堂和犹太教堂。这些礼拜堂夹在菜场

和录像租赁店间，十字架、穹顶和宣礼塔高高耸立着。确有一些死者放弃了原先的宗教。他们愤愤不平，原来死后的生活，所谓的“仙界乐土”，并非是他们终生虔诚膜拜所许诺的成果。但是，有失去信仰的，也就有对信仰坚定不移的，也就有新皈依的。最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人知道当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日子结束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单单因为你死后没有见到你的神，是不能就此认定你永远也不会见到你的神的。

这就是何塞·塔马约的观点。他自愿一礼拜一次替圣心教堂看门。每个星期天，他守在西门，一直等到最后一次礼拜结束了，人群散尽回到了城市，他开始清扫砖地，擦洗长椅和圣坛，给领圣餐的栏杆旁的跪垫吸尘。做完这些事后，他小心翼翼地走下教堂前的十七级台阶，盲人正站在那儿说着穿越沙漠的故事。他穿过马路，回到寓所。有一次足球赛他伤了膝盖，从此他一伸腿就能感觉到膝盖上一阵疼痛。穿渡之后，伤痛并没有消失，他不喜欢走得太远。因此他就选择为圣心教堂服务——这是他能找到的最近的教堂。其实，他从小是在胡安图拉唯一的非天主教的教会作为卫理公会派教徒养大的。他不时想到那次和主日学校班里的男孩子一起偷了教堂储物室里的半打汽水。他们听到老师走过来，关上了门，细细的一缕光从门侧斜透进来，照亮了一辆推车的把手。推车里装满了折叠椅，有四五十把，紧密地交叉相叠，长长的一排。何塞记得，他紧盯着这辆推车，听着老师的脚步声，汽水的气泡在舌头上跳动着，蹦到上颚，旋即灭了。

这样的记忆时常让死者惊讶极了。他们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都不会想到他们成长的屋子和街道，所曾经历的荣辱得失，一点

点吞噬了他们生命的谋生活计、日常起居和兴趣爱好，然而每天却有最微小最无关紧要的片断上百次地跃入脑海，就像一条鱼的尾巴拍击着湖面。在地铁站讨钱的老妇记得在切萨皮克湾的码头上吃蟹肉饼和辣根。剧院区的点灯人记得从超市摆成金字塔形的豆子罐头的正中取出一罐，而其他的罐头却没有倒下来，他感到一丝骄傲，而后又为自己的骄傲感到一丝好笑。安德烈亚斯·安德烈奥普洛斯成人之后四十年都在给电脑编程。他记得跳起来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打开时尚杂志闻一闻香水赠样，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杯啤酒凝结的水汽上。这些杂乱的、几乎是不值得告诉别人的记忆在脑海里萦绕着，挥之不去。这些记忆似乎比应当有的分量沉重得多，好像他的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这些记忆了。他有时候想着把它们串成一本自传，所有这些小玩意似的记忆取代了工作和家庭的细节，其他事一概不包括。他会在无线笔记簿的纸上手写。他不会再去碰一下电脑了。

城里有些地方人群拥挤极了，动一动，就会碰到别人的手臂、臀部或是肚子。随着死者人数的增加，这样拥挤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并不是城里的居民没有足够的空间，而是这些居民想要聚在一起时，他们就去特定的几个地方。人口越多，这些地方也就越拥挤。喜欢私人空间的人们知道要回避这些人。要是他们想去碑区的大广场或是霓虹灯区的喷泉看看，他们得等到人口减少的时候，那通常是战争、瘟疫或是饥谨时期。

河边的公园是城里繁忙地段中最繁忙的一处。公园里有一整排的白色亭子，一长条绿茵茵的草坪。卖风筝的小贩、卖饮料的小摊挤满了人行道，鞍形的岩石将河流割成许多平滑的圆形小水

湾。有一天，一个男人跌跌撞撞地从一个亭子走了出来，他留着一把厚厚的灰胡子，有一顶帐篷似的浓密的头发。他开始撞上旁边人的肩膀。他显然不辨东西南北，每个看到过他的人都明白他才刚刚穿渡过来。他说自己是个专业的病毒学家。五天来他在爬一棵硕大无比的枫树，衣服被树液粘在了皮肤上。他似乎认为公园里的每个人都曾经和他一起爬过树。有人问他是怎么死的，他吸了口气，停顿了一会，才回答：“真的哟，我死了。我得不时给自己提个醒。他们最终干了那事，这帮狗娘养的！他们想出了法子让整个世界毁掉了。”他从胡子上扯下一坨树液。“嗨，有谁注意到树里面发出某种怦咚怦咚的声音？”

没过多久，城里开始空了起来。

《西姆斯新闻与思索小报》的办公室只有一间，是在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建筑里。建筑由巧克力色的砖头和大块大块的银色花岗岩砌成。长条的淡黄色苔藓从上面的楼层挂下来，一直垂到前门上方的檐上。每天早上，卢卡·西姆斯站着转动油印机的时候，阳光滤过窗外的苔藓透进来，房间里洋溢着暖洋洋的奶油色的光亮。有时候，他朝外看这座城市，就会想象视线穿过了一片濒临死亡的森林。

到七点钟，他就能印好几千份小报，并带着报纸来到临河路咖啡店。在那儿，他将报纸分送给过往行人。每一个取了报纸的人会读完后把报纸传给别的人，那个人读完后再把报纸传给别的人，而那个人读完后又把报纸传给别的人，他喜欢这样想。然而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回家的路上总能看到少说也有几份报纸丢在垃圾堆里，报纸在阳光下慢慢地舒展开来。不过，当他往

咖啡店里看，里面有二三十只脑袋正埋在最新一期的《西姆斯小报》里，那也是寻常事。近来，他写这座城市的故事少了，更多的是活人世界的故事，那些采访新近死去的人而得知的故事，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他们所称的“流行病”。这些人很会眨眼睛，他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们半眯起眼睛揉着。他想这会不会和要了他们性命的病毒有关。

每天，卢卡在咖啡店的窗后看到同样的脸。东京几百人感染病毒。约翰内斯堡、哥本哈根和珀斯出现新疫情中心。埃利森·布朗是厨房里烘焙甜点的。他总是等到卢卡离开后才看一眼新闻标题。他的妻子是个诗人，喜欢脸上挂着一副焦躁的神情在附近走动，而他一边读着她这一天写的所有文字。没有什么比感觉到被人注视更令他不安的了。潜伏期不到五个小时。中午感染，午夜致死。夏洛特·西尔万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扫视着报纸，寻找提及巴黎的地方。尽管已经离开巴黎五十年了，她仍旧把那儿看作自己的家乡。有一次，她看到一篇文章的头一段印了“塞纳”一词，手指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报纸的边儿，但这不过是“塞厄纳”的误印。她再也见不到她的家了。病毒通过空气、水源传播。亚洲和东欧已死两百万人。柳松田未慧非常爱好字谜游戏。每天早上，她喜欢把《西姆斯小报》读上两遍，一遍是看内容，再一遍是寻找隐藏的文字模式——回文、易位词还有嵌了她自己名字的词语。“二十四小时流行病毒”跨越大西洋。

那些挨家挨户敲门的人开始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寻常。讲经布道的牧师、巡回推销员、请愿者、人口普查的调查员，他们都说了同一个情况：死者的人数正在减少。空了的楼宇，空了的房